



图片集锦：全球声援一亿人三退



美国休士顿



加拿大多伦多



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美国纽约



韩国安山市



澳大利亚悉尼

近半中共党员化名退党

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对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的所有登记“三退”的人数做了电脑数据分析，近日公布了结果。截至 8 月 7 日为止的数据显示，已经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登记的“三退”人数总额是：100,005,934 人、超过一亿人，其中退党人数超过三千六百万。“三退”的数据和比例如下：

- 退党：36.6%，36,602,172 人；
- 退团：22.9%，22,901,359 人；
- 退队：25.7%，25,701,525 人；
- 不详（包含退党、退团和退队）：14.7%，14,700,872 人。

目前大多数登记“三退”的中国民众是以化名“三退”，也包括部份以真名“三退”。为对电脑分析结果的准确程度作评估，随机抽样数万个“三退”声明，进行人工检索、点数、统计，其结果与电脑对于所有母数据的分析结果极其相近：即退党人数平均占总“三退”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、六的范围。

三千六百六十万的中共党员已经退出中共，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中共总党员人数的一半，这对中共及海外各界是个巨大的震撼。◇



退党问题选编

1. 目前中国政府都是党员组合而成，号召退党将造成国家不稳定吗？

答：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稳定的因素。中国近现代史的几乎所有运动、动乱都是中共造成的。退党是人们认清共产党邪恶本质后的正义之举。

人们退了党，可他们还会做他们的社会本职工作，各个职能部门不会发生混乱，只是人们都从心理和形式上摆脱了共产邪灵。一切只会更好。前苏联和东欧各国，由于摒弃了共产党，现在那里的人民活得更好。

2. 退党就不爱国吗？退党潮对中华民族的前景会有何影响？

答：中国不等于中共，爱国不等于爱党。共产党为了维护它的独裁政权，长期大肆宣扬“爱党就是爱国”。当它感到危机时，就说什么“亡党亡国”，企图把共产党与中国绑在一起，迷惑中国人。

退党是退党籍，不是退国籍，对中华民族不会有任何不好的影响。今天邪灵垮了，只是主张“假恶斗”的共产党垮了，国家还是国家。一个没人纵容、推行“假恶斗”的政党，老百姓日子只能过的更好。中华古国五千载，哪朝去了下朝不来？共产恶党去了，人民真的就获新生了。

3. 只不过是发表声明退党，对共产体制会有冲击吗？

答：退党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，是对自己的良心、未来和生命负责。不是为了冲击共产体制。当大家都认清的中共的本质，而抛弃了它，这个恶党自然也就不存在了。

4. 我入党只是应付，为的是能有一个好的生活，实际上跟共产党扯不上关系，为何还需要发表声明退出共产党或是退团？

答：共产党是无神论者，为什么入党时却要宣誓？对谁赌咒发誓？现在中共保先做什么？重新宣誓！请问有没有共产党员记得他的入党宣誓内容？有没有共产党员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认真照着入党宣誓在做？既然没有打算遵守誓约，为什么那么看重宣誓这个形式？其实神看的很清楚，就是邪灵要你和它签约，给你打上“它的兽记”。只有发表声明，神佛才能为你“抹去兽记”，使你摆脱邪灵控制，获得新生。退党（团、队）看似是形式，实际上不是形式。是必须要走的得救的一步。

天津法轮功学员见证在劳教所遭迫害经历

目睹法轮功学员陈宝亮和一老人被虐杀

因狱警用警戒具折磨法轮功学员，致使多人被打残、打伤，法轮功学员陈宝亮制止犯人打人，没想到这些恶人要对他下黑手。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，教导员曾志红和队长打人后，把一吸毒犯叫到办公室后，吸毒犯吴国亮出来领了一卷胶带，晚上用胶带缠陈宝亮的嘴，令他几乎窒息。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，吴国亮手举着一个四寸见方的桌子腿，上面还钉好了自行车轮带，向陈宝亮的背后狠狠的打去，陈宝亮“吭”的一声倒地没了动静，恶警曾志红指挥着人把陈宝亮抬下楼，听到吴国亮用那杀人的武器一边敲着楼梯的铁栏杆，一边叫嚣地说：“看谁还敢发横！”“叫你知道我的厉害！”一会，医生上来给陈宝亮打针后就走了，恶警孟招弟给教导员打电话，说陈宝亮不行了。管教科的郑玉红派来车，将陈宝亮遗体抬上车，假装上医院，溜一圈说死在路上了。

有一个法轮功学员问他，他又抡起那个杀人武器打向法轮功学员冉金波，冉金波躲闪时倒在地上，他又第二棍子打他，他的肩背的瘀血三个月没好。吴打人时有一个老爷子说：“别打人啊，有话好好说。”他又打向老人，老人只好躲着跑，绕过墙看到窗户上恶警队长郑玉红翘着腿坐在那里说：“别逗楞着，别逗楞着！”那意思是让吴犯着实的往死里打人。老人手指着恶警说：“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！”恶郑终于藏不住的凶光露出来了：“给我打！”吴恶棍的棒子一闪，老人应声倒地，郑说：“打他，把他嘴缠上，手脚都缠好了，抬到车间去。”恶棍吴一边骂一边走，到了地方把老人往地上一扔，恶吴跳起双脚往老人头上一踩，老人就死了。恶警郑说：“抬走！”

那天晚上有四个法轮功学员问教导员陈宝亮的事怎么处理的？结果八月十六日九点，这四个法轮功学员被转走。

我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，我就把这些事写好放在衣服里。出狱时，到管教科签解教书后，被四个不认识的便衣抢走了。我说这是人间活地狱，你们有意的迫害好人。

他们强行把我押上一辆警车，厂子的车在后面跟着，拉到红汇炼油厂，停下车把我架下来，我问干什么，他们也不回答。架到招待所里最后一个门里边，厂子的人进来了，单位的人说：“你别炼了，你教厂子人练武术吧。我们给你做练功服。”我说：“炼我们这个，就不能练那个（武术），这叫不二法门。”我坚决不同意，他们让四个警察盯着我，厂子的人回去了。开始对我洗脑，我不听他们的，快到年底了，就把我转往红桥区看守所，架到看守所门外，一恶警让我签字，我问他：“我犯什么法了？”他随口说：“扰乱社会秩序。”我说：“我还没到社会上，怎么扰乱的？”他答不上来了，就开始胡说：“你没扰乱，也进来！”

我绝食抗议。第二天看守所所长打我的头，那时是二零零三年的正月初二，他打够了让刑事犯把我抬到大门口放在地下，寒风呼啸着，我只穿着单衣服，我躺在地上，他穿着大棉袄并立着领子坐在椅子上说：“你不按我们的要求走，我们就给你转到没人的地方去。”后来他冻得受不了了，只好抬我进去，我却没事，我知道是师父一直看护着我。

后来厂办主任把我弄到公安医院灌食，回去后继续绝食，初六又灌，又继续绝食，初九又灌。厂办主任说：“你这不是折腾我们吗？”我说：“看守所所长无故打我头我必须抗议，那恶警突然否认说没打，我说：“外面的警察都听到了。”他马上说是拍了拍我，没有打。

晚上九点，几个刑事犯过来和我比胳膊，意欲威胁我，我三个手指一点铺板，身体悬空拿平衡。看到我绝食这么多天体力还这么好，刑事犯和警察吓傻了，都耷拉下脑袋不敢动我了。我绝食那些天不觉饿，而且感到能量场很大身体很舒服，我知道是师父一直加持着我。到了第十二天，他们又给我灌食一次。

被转到青泊洼劳教所迫害

二月十二日，我被转到了青泊洼劳教所，大夫量完血压要给我抽血，我想不能让他抽，就躺在地上，绑架我来的警察说：“你怎么还睁眼呢？你别装了。”我说：“十五天不吃东西你试试！”他一下耷拉下脑袋，撵我上楼了，把我送到严管室，派了两个包夹看着我，一个年轻的警察劝我吃东西，我还是绝食。

被非法关押到板桥劳教所

二月二十六日，我又被转到板桥劳教所非法关押。同年十一月八日立冬，西北风呼呼地刮，下着雨和雪，室内的暖气只保持到不冻。

包夹每天琢磨整法轮功，好找到减刑的机会。集体洗澡不让我们洗，我想就得将计就计吧，我要求雪天洗澡，他们就同意了，玻璃都冻上冰了。毒犯史庆云乐坏了，告诉警察后把六个窗户都打开了，雪花随风飘到我的身体上，我没有一点惧意，我的心和皮肤没有一点凉意。我大概洗了半小时出来了，毒犯史庆云还在乐，从我身边过时我让他看看我身体上是否有鸡皮疙瘩？他看后耷拉下头了，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击败了邪恶。

SOS 天津迫害要闻

天津宁河两法轮功学员被绑架

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上午，天津市宁河县岳龙镇于潮村法轮功学员孙建平、刘淑金在岳龙镇集市上发放真相挂历时，被恶警非法抓捕到岳龙镇派出所，并非法对两位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，具体情况正在搜集核实中。

天津女子监狱“转化”迫害法轮功学员

天津凌庄女子监狱第六监区“十一”开会，要求加紧迫害法轮功，“转化率”要达到百分之百。矛头直指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贾文广、刘家玲等人，并对她们的身心非人的摧残与迫害，妄图迫使她们放弃信仰。